

遗失声明

●银川市兴庆区杨芳琴家居店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2640100MA76LHJ586)遗失中国农业银行(账号:29138001040017785)公章一枚,声明作废。

●张春叶遗失宁夏亘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押金收据一张,票号:116500000125060069,金额:10000元,开具日期:2025年6月25日,特此声明。

“时光图书馆”作家阿舍与读者相约 把故乡写进书里,把文学带回日常



阿舍分享感悟。

记者 王敏
图片由记者 刘旭卓 摄

7月5日上午,建发现代城乐班音乐空间里座无虚席。由银川市图书馆主办,银川晚报·壹度读书沙龙承办的“时光图书馆·文献里的记忆”系列阅读沙龙第四场如约而至。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阿舍与50位书友围坐一堂,这位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走出来的作家,用一场关于“故乡与写作”的坦诚对话,诠释了何为“从日常到文学”。



读者认真聆听。

“我曾经特别想逃离故乡”

“我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的一个团场——就是《阿娜河畔》里写的那个地方。”阿舍的开场白直接而朴素。18岁那年,她考上大学,拿到录取通知书时,全家摆了一桌酒席。“母亲特别高兴,说女儿终于要离开塔里木了。”彼时的阿舍只有一个念头:离这个荒芜的地方越远越好。

她留在了宁夏银川,在《银川晚报》工作了23年。每年探亲,都

要沿着兰新线回到那片土地。“快到家门口时心跳就会加速,越走越害怕。”她说,不是不亲切,而是难过——“外面越来越好,为什么我的故乡还是老样子?”

转折发生在30岁那年。阿舍开始写作,最初只是千字短文,却发现笔端总被故乡牵走。第一篇《1989年的火车》,写的是离开故乡时坐在火车上的所思所感,很快发表,编辑说:“没有人像你这样写过。”此

后,她所有获奖作品都与故乡相关。

为了写好《阿娜河畔》,阿舍花了近十年作准备。“我发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故乡。一个人的生活经验永远有限。”随着走访深入,她对故乡的认知被彻底颠覆。“我曾经觉得它是‘文化沙漠’,后来发现,从上海、山东、河南、四川来的人聚集在这里,文化交汇碰撞,每一种都影响了我。这就是它的丰富。”

观察和记录,是写作的日常功课

“走在新疆街头,看到一个卖鱼的男人和顾客讨价还价,不方便拍照,我就悄悄记在手机里。”阿舍说,她的备忘录里存满了路人对话、孩子的提问。“刚开始要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观察,久了就能变成下

意识的习惯。旁边一个小孩问妈妈‘影子为什么跟着我’,这话一下子就钻进我耳朵里。后来写儿童角色,这句话就用上了。”

她还展示了近20本笔记本,记录了几十年的随感。“素材很多,

写出来的可能只有千分之一。但只要记下来,回看时依然有感触。”23年记者生涯也帮了她大忙。“记者要迅速作出判断,更逼着我去和陌生人打交道。刚开始采访张不开口,但这是可以锻炼的。”

写作没有捷径,但可以慢慢来

沙龙活动中,一位来自石嘴山的读者说,自己也是从“五湖四海汇聚的矿区”长大的,“我太理解您说的那种感觉了。”

书友问:从散文转向小说为何那么难。阿舍坦诚回应:“散文到小说的转换确实很难。散文可以停下来细细描摹,而小说必须向前推进,人物在行动中改变。实在转不过来,把散文写好也是一条路。”

关于出版,阿舍分享了自己

的经历。“《阿娜河畔》改了五六遍,从36万字改到32万字才敢投出去。第一家出版社半年没回音,但我始终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。换了家出版社,不到一周就得到了肯定回复。”她总结:“好作品是改出来的。不要怕给人看,别人能看到你看不到的盲点。”

活动结束后,阿舍被读者层层围住。一位年轻读者感慨:“今天像跟着阿舍老师回了一趟她的故乡,也回了一趟自己的故乡。

原来文学并不遥远,它就长在每一天的日子里。”

这正是“时光图书馆”系列阅读沙龙的初衷。从润丰村到贺兰山脚下,从建发阅彩城到建发现代城,这个以“本土作家与城市对话”为主线的活动,让文字与日常重新连接。那些关于故乡的困惑、关于“逃离”与回归的拉扯、关于如何从平凡日子中打捞写作素材的经验,正在被更多银川读者听见、懂得和收藏。

声音

让文字与日常连接

孙瑞亭

“她曾经拼命想逃离故乡,却在写作中一次次被拽回。”这大概是所有认真写作者的“归宿”:你以为你在逃离,其实你在积蓄;你以为你在遗忘,其实你在沉淀。一个人18岁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的狂喜,和30岁重新打量故土时的震颤,中间隔着的不仅是12年的光阴,更是一种认知的翻转。

年轻时,故乡是“荒芜”的代名词,是急于摆脱的标签;成熟后回头再看,才发现那片被自己嫌弃的土地,恰恰是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——上海人、山东人、河南人、四川人,五湖四海的口音和故事,早就融进了自己的骨血里。所谓“逃离”,不过是还没来得及读懂。

阿舍说自己并不真正了解故乡,于是花了近十年作准备。这句话值得我们记住:热爱不等于了解,熟悉不等于懂得。我们常常以为最熟悉的地方最容易写,殊不知正因为太“熟”,反而看不见它的肌理和纹路。真正的写作,始于承认自己存在的“空白”,然后用笨功夫一点点填补。

阿舍的另一个习惯更值得玩味——走在街上悄悄记录,备忘录里存满路人对话,笔记本摆起来近20本。很多人以为写作靠灵感,其实写作靠的是“贪婪”:对生活的贪婪。一个小孩问妈妈“影子为什么跟着我”,这句话钻进耳朵,就成了日后笔下儿童角色的灵魂。素材写了千分之一,剩下九百九十九在哪里?在寻常生活里,在耳朵里,在那些看似无用的记录里。

《阿娜河畔》从36万字改到32万字,改了五六遍才敢投出去。显然,好作品是不断改出来的,因为敢于给人看、让别人指出盲点,本身就是一种勇气。太多人把文字当成私产,舍不得删、放不下手,结果困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原地打转。

这场沙龙最动人的一刻,是一位年轻读者说“像跟着阿舍老师回了一趟自己的故乡”。这就是文学的魔法——它不是把生活包装成远方,而是帮你在熟悉的风景里重新看见。阿舍从记者到作家,从“逃离”者到回归者,她走过的路告诉我们: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故乡”,每个人都可以从日常中打捞故事。关键在于你经历了什么,而在于你是否愿意停下来,认真地、反复地去读你脚下的这片土地。

“时光图书馆”在做一件朴素而重要的事:让文字与日常连接。当越来越多的银川读者听见这些关于逃离与回归的故事,也许会有更多人意识到——文学从来不在云端,它就长在每一天的日子里,等着你去发现、去书写。

欢迎刊登分类广告

电话:6036433